明史

卷一　起明太祖洪武元年

卷二　至成祖永樂元年

卷三　盡英宗正統十四年

通鑑擥要

LIBRARY
UNIVERSITY

敘

自朱子因温公資治通鑑作綱目前明成化諸儒復奉敕編纂宋元事實以續之歷代之志亦云備矣顧前明三百年紀載紛如未有折衷迨我

皇上御撰通鑑綱目三編出而義指正大條理精審祖述春秋以印合朱子煌煌哉誠萬

世不刊之制作也雲間姚氏述齋張氏二
銘著歷代通鑑擥要以次及於明史蓋以
綱目全書卷帙浩繁讀者往往未易卒業
故命其書曰擥要以爲舉其要而一切興
衰治亂之始末統括於是矣明史鏤版先
成余翻閱之次欣然會心竊謂此書有三
善焉提綱悉遵

御撰日月中天炳耀簡冊一善也綱爲經目爲傳其間不濫入以傳聞齟齬之辭深得左氏先經始事後經終義之意二善也大指則主於簡約以便循覽三善也初學之士得此書而熟復焉然後從而讀正史不已思過半乎述齋二銘皆精研古學著書滿家窺豹一斑可知全體云

乾隆己卯夏五錢唐王延年書於邗江之
梅花書院

明史擥要目錄

第一卷
起戊申元順帝至正二十八年明太祖洪武元年盡壬午惠帝建文四年
第二卷
起癸未成祖永樂元年盡甲辰成祖永樂二十二年
第三卷
起乙巳仁宗洪熙元年盡己巳英宗正統十四年

第四卷
起庚午景帝景泰元年盡
乙未憲宗成化二十三年
第五卷
起戊申孝宗弘治元年盡
辛巳武宗正德十六年
第六卷
起壬午世宗嘉靖元年
盡壬申穆宗隆慶六年
第七卷

起癸酉神宗萬厤元年
盡丁卯熹宗天啓七年

第八卷

起戊辰莊烈帝崇禎元年盡甲
申莊烈帝崇禎十七年五月

明史擥要目錄

明史擥要卷一

雲間　姚培謙平山
　　　張景星二銘　同錄

同學王永祺補堂參閱

明紀姓朱氏先世家沛徙句容再徙泗州洪武都應天永樂遷都順天凡十七君得年二百七十七

太祖高皇帝諱元璋字國瑞在位三十一年

戊申洪武元年春正月吳相國李善長等尊吳王爲皇帝國號明

太祖年十七父母相繼殁孤無所依乃入皇覺寺爲僧至正十二年從郭子興於濠州戰輒勝子興署爲鎭撫與徐達湯和等略定遠下滁州得善長與語大悅之留掌書記子興卒遂渡江拔牛渚下太平取集慶路以次略定江左自立爲吳王命諸將北定中原善長帥百官勸進卽皇帝位建元洪武

立妃馬氏爲皇后世子標爲皇太子

后郭子興撫女也帝即位欲官后族后謝曰爵祿私外家非法力辭而止乃追封后父馬公徐王標后長子也

以李善長爲左丞相徐達爲右丞相

帝嘗問善長曰四方戰鬬何時定平對曰漢高祖起布衣豁達大度知人善任五載成帝業今元綱既紊天下土崩瓦解公法其所爲天下不足定也帝稱善諸將來歸者善長察其材言之帝復爲帝布款誠使皆得自安帝深倚之

征南將軍湯和克福建元平章陳友定死

之

和舟師抵福之五虎門蟻附登城守將遁去參政尹克仁宣政使朶耳麻不屈死僉院柏帖木耳殺妻女縱火自焚死進攻延平友定仰藥死天大雷雨友定復甦械送京師入見帝詰之友定厲聲曰國破家亡死耳尚何言遂併其子殺之延平既下興化泉州皆望風附獨漳州路達魯花赤迭里彌實自殺時稱閩有三忠謂友定柏帖木耳迭里彌實也

三月修女誡

帝曰治天下以正家爲先正家之道始於謹夫婦后妃雖母儀天下然不可俾與政事嬪嬙之屬不過備職事侍巾櫛恩寵或過則驕恣犯分上下失序歷代政由内出鮮不爲禍惟智者能察之於未然其纂述女誡及古賢后妃事可爲法者使子孫知所持守

夏四月征南將軍廖永忠取廣東○征虜將軍徐達常遇春大破元兵於洛水北元梁王阿魯溫以河南降

帝如汴梁改爲開封府名達至行在命
率師北伐諭之曰中原之民久爲羣雄
所苦故命將北伐拯民水火元祖宗功
德在人其子孫罔恤民隱君實有罪民
則何辜前代革命之際肆行屠戮朕實
不忍諸將毋肆焚掠妄殺人元之宗戚
咸俾安全庶幾上答天心下慰
民望達頓首受命帝尋還應天

都督馮勝克潼關六月平章楊璟克廣西
秋閏七月明師克通州元帝奔上都八月
徐達入元都元監國淮王帖木兒不花死

之○以應天爲南京開封爲北京○始建六部

中書省初設四部掌錢穀禮儀刑名營造之務至是置吏戶禮兵刑工六部設尚書侍郎等官

帝如北京○放元宮人冬十月帝還南京十一月遣使求賢才十二月徐達克太原元擴廓帖木兒走甘肅山西平

己酉二年春正月立功臣廟

帝親定功臣位次以徐達爲首次常遇春李文忠鄧愈湯和沐英胡大海馮國用趙德勝耿再成華高丁德興俞通海張德勝吳良吳禎曹良臣康茂才吳復茅成孫興祖凡二十一人立廟雞鳴山下死者像祀生者虛其位又以廖永安俞通海張德勝桑世傑耿再成胡大海趙德勝七人配享太廟

二月詔修元史

以宋濂王禕總其事徵山林隱逸之士汪克寬胡翰陶凱曾魯高啟趙汸等十

六人爲纂修書成帝名元舊臣問元政之得失馮翼對曰元有天下以寬得之亦以寬失之帝曰但聞寬則得衆未聞以寬失者也夫步急則躓弦急則絕民急則亂居上正當用寬元季君耽於逸樂其失在於縱弛實非寬也聖王之道寬而有制不以廢事爲寬簡而有節不以慢易爲簡道中則無弊矣

三月徐達克奉元常遇春克鳳翔夏四月馮勝徇臨洮元將李思齊降五月御史中丞章溢卒

溢初應聘與劉基葉琛宋濂同至應天
帝勞之曰我爲天下屈四先生今天下
紛紛何時定乎溢對曰天道無常惟
德是輔惟不嗜殺人者能一之耳

六月常遇春克開平元帝奔和林秋七月
征虜副將軍鄂國公常遇春卒於軍以李
文忠領其衆

遇春沉鷙果敢善撫士卒摧鋒陷陣未
嘗敗北雖不習書史用兵輒與古合嘗
自言能將十萬衆橫行天下軍中稱常
十萬長於大將軍徐達二歲聽約束惟

諡一時名將稱徐常
追封開平王諡忠武
八月徐達克慶陽禽張良臣斬之陝西平
冬十月詔天下府州縣皆立學
諭中書省臣曰治國之要教化爲先教
化之道學校爲本今京師雖有太學而
天下學校未興宜令郡縣皆立學禮延
師儒教授生徒以講論聖道使人日漸
月化以復先王之
舊以革汚染之習
庚戌 三年春正月遣徐達李文忠分道北伐

二月追封郭子興爲滁陽王夏四月封子九人爲王

樉王秦棡王晉棣王燕橚王吳楨王楚榑王齊梓王潭杞王趙檀王魯從孫守謙王靖江橚後改王周

徐達大破元擴廓帖木兒於沈兒峪○元帝殂於應昌諡順帝

謫危素居和州

素元翰林學士承旨徐達克燕京以素歸帝命爲弘文館學士一日帝御東閣聞履聲橐橐徵簾內帝問爲誰對曰老臣危素帝曰是爾耶朕將謂文天祥耳素惶懼頓首帝曰素元朝老臣何不赴和州看守余闕廟去遂有是謫素至和踰年憂懼而死○闕元忠臣守安慶爲陳友諒所陷不屈而死

始設科取士

時以天下初定令各行省連舉三年自後三年一舉鄉試以八月會試以二月

李文忠克應昌獲元買的里八剌送京師

文忠聞元主殂督兵兼程進圍應昌克之元嗣君愛猷識理達臘北走獲其子買的里八剌及后妃諸王官屬數百人窮追至北慶州而還

六月封買的里八剌為崇禮侯

李文忠捷奏至羣臣稱賀帝命朝臣嘗仕元者勿賀買的里八剌至京師羣臣請獻俘帝曰武王伐殷用之乎省臣對唐太宗嘗行之帝曰是待王世充耳若遇隋之子孫恐不行此禮元入主中國百年之內家給人足朕之祖父亦預享其太平雖古有獻俘之禮不忍加之令服本俗衣以朝朝畢賜以中國衣冠妃

朝見中宮賜買的里八剌第宅封爲崇禮侯

秋七月中書右丞楊憲有罪誅

憲欲盡變省中事凡舊吏一切罷出更用所親因欲持權乃創爲一統山河花押以覲從違翰林編修陳極賀曰押字大貴只有天在上更無山與齊者也憲大喜即奏極爲翰林待制陰令御史劉炳誣奏侍郎左安帝覺之下炳獄炳吐其實遂誅憲

冬十月許服雨衣入朝

內使乾靴行雨中帝見召責之曰靴雖微物民之爲此非旦夕可成汝何不愛惜乃暴殄如此命杖之因謂侍臣曰大抵爲人嘗歷艱難則自然節儉習見富貴未有不奢侈者因勑百官自今入朝遇雨雪皆許服雨衣

十一月大封功臣

進李善長韓國公徐達魏國公封李文忠曹國公馮勝宋國公鄧愈衛國公常遇春子茂鄭國公湯和等侯者二十八人已又封汪廣洋忠勤伯御史中丞劉基誠意伯諸臣入謝帝賜坐華蓋殿從容論取天下之略曰朕起鄉里本圖自

全及渡江以來，觀羣雄所爲，徒爲民害。張士誠恃富，陳友諒恃强，朕獨無所恃，惟不嗜殺人，布信義，行節儉，與卿等同心共濟。

辛亥　四年春正月，左丞相李善長罷，以右丞相汪廣洋爲左丞相，胡惟庸爲右丞相。

善長貌寛和而性忮刻，比進封大國，意稍驕，帝頗厭之，以疾致仕。初帝嘗以吏事責善長，劉基言善長勳舊，能調和諸將。帝曰：是數害君，君乃爲之地耶？吾行相君矣。基頓首曰：是如易柱，必得大木，若束小木爲之，且立仆。帝又嘗欲相楊

憲素善基基力言不可曰憲有相才無相器矣宰相者持心如水以禮義爲權衡而已不與焉者也帝曰汪廣洋何如曰褊淺殆甚於憲又問惟庸曰譬之駕懼其僨轅也帝曰然則無逾先生劉臣疾惡太甚又不耐繁劇爲之且孤上恩天下何患無才惟明主悉心求之目前諸人誠未見其可後憲惟庸廣洋皆敗如基言

夏六月湯和下重慶夏明昇降

蜀地悉定封明昇爲歸義侯

秋九月設糧長

詔以田多者爲之督其鄉賦稅糧萬石長副各一人輸以時至得召見語合輒蒙擢用其後官軍免運法行而糧長不廢科斂橫溢滋爲民害其孱弱者復爲勢豪所凌軌延逋負卒鬻產以償遂至隕身喪家云

壬子五年春正月遣翰林院待制王禕使雲南被執不屈死

元梁王把匝剌瓦爾密鎮雲南大都不守順帝北去王歲遣使自塞外達元帝

行在執臣節如故夏既平天下大定帝以雲南僻遠雖進兵而王所遣漠北使者蘇成適爲北平守將所獲乃命禕齎詔偕成往招諭王待禕以禮會元主遣脫脫徵餉雲南知禕在王所疑王有他意脅以危詞王不得已出禕見之脫脫欲屈禕禕叱曰天既訖汝元命我火餘燼敢與日月爭明耶我奉使遠來豈爲汝屈遂自刎梁王具衣冠歛之

徙陳理明昇於高麗

或告陳理明昇有怨言帝曰童孺輩言語小過不足問但恐爲小人蠱惑將不

能保始終宜處之遠方

則隙無自生乃徙高麗

癸丑 六年春正月令天下府州縣官入覲

帝諭之曰慈祥愷悌身之德也刻薄殘酷德之賊也若僞爲慈祥必無仁愛之實僞爲愷悌必無無樂易之誠爾等勉之

秋九月詔正文體

諭羣臣曰唐虞三代典謨訓誥之辭質實不華誠可爲千萬世法魏漢之間猶爲近古晉宋間文體日衰駢麗綺美而古法蕩然矣唐宋名儒輩出雖欲變之

而卒未能近時若詔誥章表之類仍蹈舊習朕嘗厭其雕琢殊異古體且使事實爲浮文所蔽其自今凡誥諭臣下之辭務從簡古以革弊習播告中外臣民凡表箋奏疏毋用四六對偶悉從典雅

冬十月命定大明律

命刑部尚書劉惟謙及宋濂等更定大明律篇目皆准於唐損益舊律凡六百有六條初帝與廷臣論刑罰陳寧曰法重則人不輕犯吏察則下無遁情帝曰法重則刑濫吏察則政苛鉗制下民而犯者必衆鉤索下情而巧僞必滋朕聞

帝王平刑緩獄而天下服未聞用商韓之法可致堯舜之治也

甲寅七年春正月遣總兵官吳禎巡海備倭

倭人頻入寇掠帝以禎充總兵官都督於顯副之總江陰四衛軍出海至琉球大洋獲其兵船獻俘京師先是禎收遼東未附之地還帝曰海內悉歸版圖固可喜亦可懼禎曰威德加於四海復何憂帝曰君天下在德不在地今之天下即元之天下可不懼乎

秋九月定服制

貴妃孫氏薨詔禮官翰林考定禮儀皆云父在爲母服期年庶母則無服帝曰父母之恩一也低昂若是不情甚矣三年之喪天下通喪人情所安即天理所在乃定制子爲父母庶子爲其母皆斬衰三年嫡子衆子爲庶母皆齊衰杖期五服亦稍有升降書成名曰孝慈錄

遣崇禮侯買的里八剌北歸

乙卯八年夏四月誠意伯劉基卒

基佐帝定天下工謀畫料事若神暇則敷陳王道帝以比張子房常呼先生而

不名帝手書問基以天象事基言霜雪之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立宜少濟以寬帝以其書付史館帝初欲相胡惟庸基不可既而惟庸相基憂憤疾作惟庸挾醫往視飲其藥如有物積腹中遂篤帝遣使護歸居月餘卒

丙辰九年夏六月以宋濂爲翰林承旨

帝以濂艱於行步選良馬賜之帝親作馬歌名羣臣咸作以寵耀焉濂素寡飲嘗侍宴帝强之至三觴面如赭行不成步帝歡矣命侍臣咸賦醉學士歌曰俾後世知朕君臣同樂若此也

冬十一月下邳遂訓導葉居昇於獄殺之

時以災異求直言居昇上書略曰分封太侈也用刑太繁也求治太急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今秦晉燕齊梁楚吳蜀諸國無不連城數十其時尾大不掉然後削其地而奪之權則必生觖望願及諸王未之國之先節其都邑減其兵衛限疆里以待封諸王子孫割一時之恩制萬世之利莫先於此臣又觀歷代開國之君未有不以任德結民心以任刑失民心者今治獄之吏趨承意旨深刻者多功平反者獲罪雖減宥有差然有寬宥之名未有寬宥之實朝

廷取士除官多以貌選故所學或非所用而所用或非所學居官一跌於法苟免誅戮則必在屯田工役之科率是為常不少顧惜竊見數年來誅殺亦不少矣而犯者相踵自今宜存大體赦小過致治之道固不可驟臣愚謂求治之道莫先於正風俗正風俗之道莫先於守令知所務風憲知所重今之守令不過具文案備照刷而已風紀之司不過聽訟讞獄而已非所以使民遷善遠罪為治之大者也古者教士於學俊造遞升論定後官任官後爵今天下諸生升太學者未數月遽選入官臣恐其人未諳時務上乘國政而下困黎民也開國以

來選舉秀才不爲不名所任名位不爲不重自今數之在者有幾此皆求治太

速之過書上帝大怒曰小子間吾骨肉遂下獄瘐死

丁巳十年秋九月以胡惟庸爲左丞相復以汪廣洋爲右丞相陳寧爲左御史大夫

自楊憲誅帝以惟庸才可倚寵遇日盛獨相數年生殺黜陟或不奏徑行內外諸司上封事必先關白四方躁進之徒及功臣武夫失職者爭走其門饋遺金帛名馬玩好不可勝數廣洋浮沉守位而已寧有才氣而性嚴刻知蘇州徵賦

苛急嘗燒鐵烙人號爲陳烙鐵以惟庸薦擢御史中丞至是拜大夫

冬十月制內侍不許讀書識字

有內史從容言政事帝怒責之即日遣還鄉諭羣臣曰閹寺之人朝夕在君左右出入起居聲音笑貌日接耳目其小善小信皆足以固結君心苟一爲所惑將必假威福竊權勢以干政事及其久也遂至於不可抑而階亂者多矣故立法寺人不過傳奉灑掃不許干預政事所以懲將來也乃有是禁

戊午 十一年春正月封子五人爲王

椿爲蜀王.栢湘王.桂豫王.模漢王.植衛王.其後桂改封代.模改封肅.植改封遼

庚申十三年春正月胡惟庸謀反及其黨陳寧涂節等皆伏誅

惟庸遣指揮林賢下海招倭.與期會.又遣元故臣封績致書稱臣於元.請兵爲外應.事皆未發.會惟庸子馳馬於市.墜死車下.惟庸殺輓車者.帝怒.命償其死.惟庸請以金帛給其家.不許.惟庸懼.乃與寧.節等謀起事.既而節見事不成.遂上變告.帝命羣臣更訊.誅惟庸.寧.以節本預謀.并誅之

罷中書省改大都督府爲五軍都督府

帝懲惟庸亂政罷丞相以政歸六部改大都督府分設中左右前後五軍都督府詔曰自古三公論道六卿分職並不設立丞相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漢唐宋因之雖有賢相然其間用者多有小人專權亂政今我朝罷丞相設府部院寺分理庶政事權歸於朝廷立法至爲詳善以後嗣君毋得議置丞相臣下敢以請者寘重典

二月減四府重稅糧額

吳中號稱殷富元末張士誠據以爲資
與明師相抗者十餘年帝惡民附寇且
受困於富室而更爲死守故蘇賦特重
而松江嘉湖次之至是乃命減其額

冬十月安置翰林學士承旨宋濂於茂州
道卒

濂傅太子十餘年一言動必以禮法諷
諭使歸於道至有關政教及前世興亡
事必拱手曰當如是不當如彼至是其
孫愼坐胡惟庸黨被刑籍其家械濂至
京帝怒欲誅之皇后諫曰民間請一先
生尚有始終不忘待師之禮濂親教太

子諸王豈宜若是忍况濂致仕在家必不知情乞赦其死帝意解發茂州安置行至夔州以疾卒

辛酉十四年春正月禁言理財

近臣有言國家當理財以紓國用者帝曰為君者當以養民為務節浮費薄稅斂猶恐損人况可重為征斂乎近臣復言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儲財而能為國家者帝曰人君儲財與庶人不同庶人為一家計則積財於一家人君為天下主當散財於天下豈可塞民之養而陰奪其利乎昔漢武帝用桑弘羊孔

瑾之徒剝民取利海內苦之宋神宗用王安石理財小人競進天下騷然此可爲戒孔子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此言何謂也近臣愧悚自是無敢言財利者

定賦役籍

詔天下編賦役黃冊以一百十戶爲一里推丁糧多者十戶爲里長餘百戶分爲十甲歲役里長一人董一里一甲之事先後以丁糧多寡爲序鰥寡孤獨不任役者附十甲後爲畸零每十年有司更定其冊以丁糧增減而升降之二十年復命國子生分行州縣隨糧定區區設糧長四人量度田畝方圓及四至次

以字號編類爲魚鱗圖冊黃冊以戶爲主魚鱗冊以土田爲主魚鱗爲經土田之訟質焉黃冊爲緯賦役之法定焉

冬十二月傅友德下曲靖元梁王把匝剌瓦爾密死之雲南平

壬戌十五年春二月晉府長史桂彥良入朝

初彥良爲太子正字帝徵元氏以寬縱失天下立法甚嚴一日問彥良曰法數行而數犯奈何對曰用德則逸用法則勞法以靖民則民勞而弗靖德以靖民

則民靖於德矣帝曰卿帝者師也江南大儒惟卿一人至是入朝獻萬世太平治要十二事

帝嘉納之

夏四月殺大理寺卿李仕魯

帝頗好釋氏教詔徵東南戒律僧數建法會於蔣山應對稱旨者輒名入禁中賜坐講論時寄以耳目諸僧怙寵請為釋氏創立職官於是設左右善世闡教等皆高其品秩道教亦然仕魯疏言陛下方創業意指所向即示子孫萬世法程奈何舍聖學而崇異端章數上不聽仕魯性剛介以闢佛自任及言不見用

遂乞骸骨置笏帝前帝大怒
命武士捽搏之立死階下

五月帝詣國子監釋奠於先師

帝初以應天府學爲國子學至是改學
爲監分六堂以館諸生厚給廪餼歲時
賜布帛文綺諸
令節俱賞節錢

流廣平府吏王允道於嶺南

允道請開磁州鐵冶帝曰朕聞治世無
遺賢不聞無遺利今軍器不乏若復設
此必重擾民
杖之流海外

秋八月皇后馬氏崩諡曰孝慈

帝初渡江后嘗謂帝曰今豪傑竝爭雖未知天命所歸以妾觀之惟以不殺人為本人心所歸即天命所在帝嘗曰家之良妻猶國之良相后曰妾聞夫婦相保易君臣相保難帝決事或震怒后輒隨事微諫帝為緩刑吳興民沈萬三家富敵國帝欲因事殺之后諫曰彼未嘗為不法事奈何疑而殺之遂得不死流之雲南帝幸太學還后問生徒幾何帝曰數千后曰諸生有廩食妻子何所仰給帝遂立紅板倉積糧賜其家諸將克元都俘寶玉至后曰元有是而不能守

意者帝王自有寶歟帝門后意謂得賢爲寶耳后拜謝曰誠如陛下言疾亟帝問所欲言曰願陛下求賢納諫慎終如始子孫皆賢臣民得所而已

九月選僧侍諸王

高后崩諸王奔喪將還帝命各以一僧與之令誦經修佛事吳僧道衍名在燕府籍中見燕王棣即深相納數以奇謀進棣甚信任之○道衍即姚廣孝姑蘇人有異術能預知人休咎及善術數之學自請於燕王曰殿下若能用臣臣當奉一白帽子與大王戴既而燕王自求廣孝於帝帝許之

癸亥十六年春二月始令天下學校歲貢士
於京師
甲子十七年春三月頒行科舉成式
三年一大比
遂爲定制
乙丑十八年春二月太傅魏國公徐達卒
帝嘗稱之曰受命而出成功而旋不矜
不伐婦女無所愛財帛無所取中正無
疵昭明乎日月大將軍一人
而已追封中山王謚武寧

三月始選進士入翰林及爲庶吉士

帝廷試進士擢一甲丁顯等爲翰林院修撰二甲馮京等爲編修吳文爲檢討命進士觀政於諸司其在翰林院承敕監中書六科者曰庶吉士在六部都察院諸司者仍稱進士永樂二年乃定制以庶吉士專屬翰林

秋九月詔不許民游食衣錦繡

帝諭曰自奇巧之技作而後農桑之業廢一農執耒而百家待食一女事織而百夫待衣欲人無貧得乎朕思足食在於禁末作足衣在於禁華靡宜申明天

下四民各守其業不許游食庶民之
家不許衣錦繡庶幾可以絕其弊也

丙寅十九年秋七月詔舉經明行修之士

年六十以上七十以下者置翰林以備
顧問六十以下者則於六部及布政司
按察司用之諭禮部曰比來有司不體
朕意士有耆年便置不問豈知老成古
人所重文王用呂尚而興穆公不
聽蹇叔而敗豈可槩以耄而棄之

丁卯二十年秋九月詔商稅毋定額

戶部言天下稅課視舊有虧宜以洪武
十八年所收爲定額帝曰商稅多寡歲

有不同限以定額
豈不病民不從

戊辰二十一年春正月詔治有司匿災者罪

青州饑有司匿不以聞詔逮治之且著爲令

冬十月以解縉爲監察御史

縉七歲能詩文十八登進士選庶吉士上封事萬言略曰陛下進人不擇於賢否授職不量於重輕誠信有間用刑太繁每多自悔之時輒有無及之嘆律以人倫爲重乃有給配夫婦之條恐傷節義之禮太常非俗樂可肄官妓非人道

所爲可乃禁絕釋老之非者宜出之使復人倫經咒之妄者悉火之以杜俗惑陛下天資清高而學問不充善端間發而心學無素帝嘉其識擢監察御史又賢者少漸養將爲衆所傾召縉父諭曰才之生甚難而大器者晚成其以而子歸益進其學又諭縉曰朕與爾義則君臣恩猶父子其歸盡心於古人後十年來朝大用爾未晚也

庚午二十三年夏五月以楊靖爲刑部尚書

靖鞫一武弁門卒撿其身得大珠僚屬驚異靖徐曰僞也安有珠大如此者立

碎之。帝聞歎曰：靖此舉有四善焉：不獻朕以求容悅，一也；不究其所投獻，息大獄，二也；不獎門卒，杜小人僥倖，三也；千金之珠，猝然至前，斥以爲僞而碎之，有過人之智，應變之才，四也。

賜韓國公李善長死

先是善長坐他累削祿，既又有以胡惟庸黨類爲言者，帝亦未之究也。至是大殺京民之怨逆者，善長數請免其私親丁斌等，帝怒，按斌，斌故給事惟庸家，因言善長弟存義等往時交通惟庸狀，命逮存義鞫之，詞連善長，於是御史交章

劾善長坐以大逆遂賜死并殺其家屬七十餘人帝條列其罪作姦黨錄布告天下既而虞部郎中王國用上言善長勳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親戚拜官人臣之分極矣藉令欲自圖不軌尚未可知而今謂其欲佐惟庸使善長佐惟庸事成不過勳臣第一而已寧復有加於今日且善長豈不知天下之不可倖取當元之季欲爲此者何限莫不身爲齏粉覆宗絶祀善長胡乃以衰倦之年身蹈之也臣恐天下聞之謂功如善長且如此四方因之解體也臣亦知善長已死言之無益

願陛下作戒將來耳

冬十二月詔令輸粟贖罪

惟犯十惡并殺人者論死餘雜犯死罪皆令輸粟北邊以自贖劉三吾等曰聖心仁恕乖念及此罪人受更生之恩矣帝曰善爲國者惟以生道樹德不以刑殺立威

辛未二十四年夏四月封子十人爲王

旃慶王櫳寧王權岷王楩谷王橞韓王松模瀋王楹安王桱唐王棟郢王㰘伊王

冬十月以馮堅爲僉都御史

堅南豐縣典史上書言九事一曰頤養
聖躬以為民社之福二曰慎擇老成輔
導諸王三曰務農講武屯戍邊圉以備
不虞四曰精選有司旌別屬吏使人勇
於自治五曰褒祀典御末俗有所興勸
六曰省宦侍以防內權七曰調易邊將
以防外患八曰採訪廉能以懲貪墨九
曰增關防以革奸弊書奏帝曰所言知
時務達事變但調易邊將一說未然若
邊將數易則兵力勇怯敵情出沒山川
形勢無以備知倘得趙充國班超輩惟
恐任之不久又何以數易為哉遂擢堅
僉都
御史

壬申二十五年夏四月皇太子標卒

諡懿文。帝名對廷臣慟哭。學士劉三吾進曰皇孫正嫡承統禮也。帝意遂決

秋九月立孫允炆爲皇太孫。以方孝孺爲漢中教授

孝孺少好學。恒以明王道致太平爲己任。十五年。以吳沉薦。召見。帝喜其舉止端整。謂太子曰。此莊士。當老其才以輔汝。禮遣還。至是又以薦召至。帝曰今非用孝孺時。除漢中教授。蜀王椿聞其賢聘爲世子師。名其讀書之廬曰正學

癸酉 二十六年秋八月以鄭濟為左庶子

浦江鄭氏自其祖綺至濟十世同爨食指至千餘人子孫孝謹以田多推擇為糧長數以事入覲帝識之後被人妄訐其家與權臣通財例必死其宗長濂與從弟湜爭先就吏帝憐之曰我知鄭門無是也人誣之耳擢湜福建布政司參議帝問濂治家所以長久之道對曰守家法不聽婦人言而已帝深嘉之至是尚書嚴震直述其家世孝友以聞遂有是詔

甲戌 二十七年冬十一月賜潁國公傅友德

死

友德身冐百死自偏裨至大將每戰必先士卒以故所至立功二十五年友德請懷遠田千畝帝不悅曰祿賜不薄矣復侵民利何居爾不聞公儀休事耶及是竟賜死未幾定遠侯王弼亦賜死

乙亥 二十八年春二月賜宋國公馮勝死

帝春秋高多猜忌勝功最多數以細故失帝意遂賜死諸子皆不得嗣

丙子 二十九年秋八月殺監察御史王朴

朴性鯁直數與帝辨是非帝怒命戮之及市名還諭曰汝其改乎對曰陛下不以臣爲不肖擢官御史奈何摧辱至此使臣無罪安得戮之有罪又安用生之臣今日願速死耳帝大怒趣命行刑過史館大呼曰學士劉三吾志之某年某月日皇帝殺無罪御史朴也竟戮死

戊寅三十一年夏閏五月帝崩太孫允炆即位時戶部侍郎卓敬密疏請徙燕王棣於南昌不聽

秋七月召方孝孺爲翰林博士

帝好讀書每有疑輒召孝孺講解臨朝奏事臣僚面議可否或命孝孺就扆前批答之尋陞侍講直文淵閣從太祖先命也

八月加魏國公徐輝祖太子太傅

時燕藩選兵將練士馬招致異人術士帝尊禮賢士慕行古道民皆悅之惟僧道衍號知兵且知天文謂圖大事必成燕王密語道衍以人心所向對曰天之所造何論人心自是遂以道衍為軍師燕王妃輝祖妹也而心在帝室嘗召對密言燕情帝信任之詔加爵與李景隆同掌六軍

恭閔惠皇帝 諱允炆太祖孫懿文太子子在位四年

己亥建文元年春二月燕王來朝

行皇道入登陛不拜監察御史曾鳳韶劾王不敬帝曰至親勿問戶部侍郎卓敬密奏曰燕王智慮絕人酷類先帝夫北平者強幹之地金元所由興也宜徙封南昌以絕禍本夫萌而未動者幾也量時而爲者勢也勢非至剛莫能斷幾非至明莫能察帝覽奏大驚袖之翼日語敬曰燕王骨肉至親卿何得至此對曰楊廣隋文非父子耶帝默然

三月燕王還國

秋七月燕王棣舉兵反八月遣長興侯耿炳文討之

帝誡諸將士曰昔蕭繹舉兵入京而令其下曰一門之內自極兵威不仁之極今爾將士與燕王對壘務體此意無使朕負殺叔父名

耿炳文及棣戰於滹沱河北敗績部將張保叛降

九月召耿炳文還以李景隆代之

冬十月棣誘執寧王權奪其衆及朶顏三衛歸北平

權國大寧大寧東連遼左西接宣府為巨鎮所屬朶顏三衛騎兵皆驍勇善戰燕兵起朝廷慮權與燕合召權及遼王植歸京師權不至坐削護衛棣聞之喜為書貽權至是以單騎入大寧詭言窮蹙求救執權手大慟求代草表謝罪而陰令吏士結三衛部長及諸戍卒及辭去權祖之郊外伏兵起擁權行三衛彍騎及諸戍卒一呼畢集守將朱鑑不能禦力戰死王府妃妾世子皆隨入松亭

關歸北平。棣以其衆分隸各軍。大寧城爲空

庚辰 二年春二月均江浙田賦

太祖初定田賦。怒蘇松嘉湖爲張士誠守。乃籍諸豪族及富民田以爲官田。按私租爲稅額。司農卿楊憲又以浙西地膏腴。增其賦。畝加二倍。故田賦之重。蘇松爲最。嘉湖次之。杭又次之。洪武十三年。命戶部裁減其額。而當時蘇州一府秋糧歲額猶與浙江通省埒。至是下詔減免。每畝不得過一斗

夏四月李景隆及棣戰於白溝河。敗績。五

月棣陷德州轉掠濟陽教諭王省死之

省坐明倫堂伐鼓集諸生曰此堂名明倫今日君臣之義何如遂大哭以頭觸柱而死

秋八月都督盛庸參政鐵鉉擊敗棣兵於濟南復德州

初棣率衆趨濟南鉉等悉力防禦大挫燕衆棣命共下隄水灌城中城中人大懼鉉曰無恐乃許令軍民出降伏勇士開門候棣入用板下之幾中其計棣大

怒乃以礮擊城將破鉉書高皇帝神牌懸城上師不敢擊兵圍濟南三月不能破僧道衍曰師老矣於是解去庸鉉等乘勢奔之遂復德州

冬十月詔李景隆還赦不誅

十二月盛庸大敗棣於東昌斬其將張玉棣遁還

自燕人犯順轉鬬兩年鋒鋭甚至是失大將燕軍奪氣其後定計南下皆由徐沛不敢復道山東

辛巳三年春三月盛庸敗棣於夾河斬其將譚淵復戰敗績

庸諸將皆以帝有詔毋使朕負殺叔父名將士相顧遲疑不敢發一矢明日復戰庸大敗走還德州

冬十二月棣大舉南犯

壬午四年春正月命魏國公徐輝祖帥師禦棣兵於山東夏四月官軍連敗棣兵於淮

北尋召輝祖還

棣軍小河都督何福擊敗之斬其將陳文平安轉戰至北阪幾獲棣番騎王騏躍入陣掖棣去適輝祖來會戰於齊眉山斬其將李斌時王師再捷燕人大懼會帝聞訛言謂燕兵已北召輝祖還福軍遂孤

五月棣兵渡淮陷揚州六月渡江犯京師谷王橞及李景隆迎降京師陷帝不知所

終

棣進兵屯金川門左都督徐增壽謀內應帝手劍斬之棣景隆守金川門登城望見棣麾蓋開門迎降御史連楹叩馬欲刺棣被殺都城陷宮中火起帝不知所終棣遣中使出后屍於火詭云帝屍越八日用王景言以天子禮葬之或曰帝方急時一宦捧太祖遺篋至曰昇受命嬰大難則發發得楊應能度牒及髡緇編修程濟曰數也可奈何立名王錄僧溥洽爲帝剃髮從水關出宮中火烈甚傳言帝崩矣而實遜去也濟從亡相傳帝遜去先入蜀未幾入滇嘗往來廣西貴州諸寺中正統庚申出滇南語寺僧曰我建文皇帝也問所欲曰我願歸

骸骨歸土耳以聞於朝乘傳至京師迎入大內號稱老佛以壽終葬西山不封不樹

棣自立爲皇帝

革除建文年號稱洪武三十五年

削魏國公徐輝祖爵

輝祖當燕師渡江猶引兵力戰京師陷諸武臣咸迎附勸進輝祖獨守父祠於是下吏命引罪不屈削爵幽私第永樂五年卒至萬歷時追謚忠貞

殺兵部尚書齊泰太常卿黃子澄文學博士方孝孺皆夷其族坐黨死者數百人

初帝發北平姚廣孝以孝孺爲囑曰城下之日彼必不降幸勿殺之殺孝孺天下讀書種子絶矣帝領之及陷京師即大索孝孺等不赴逼之孝孺衰絰號闕下帝令草登極詔孝孺悲慟聲徹殿陛帝降榻勞曰先生毋自苦朕欲法周公輔成王耳孝孺曰成王安在帝曰彼自焚死曰何不立成王之子帝曰國賴長君曰何不立成王之弟帝曰此朕家事顧左右授筆札孝孺投筆於地哭且罵

復强之乃大書燕賊簒位四字帝怒曰汝不顧九族乎孝孺曰便十族奈何罵哭益厲命繫獄泰子澄亦至帝親詰之抗辯不屈遂命與孝孺同磔於市孝孺門人廖鏞廖銘檢遺骸瘞聚寶門外山上泰從兄弟俱坐死子澄族人無少長皆斬孝孺弟孝友亦死妻鄭氏及二子中憲中愈先自經二女投秦淮河宗族親友及門下士坐誅者數百人○或曰錄方氏時得與史魏澤周旋匿其幼子以故方氏尚有後

殺御史大夫練子寧戶部侍郎卓敬夷其

族

縛子寧至語不遜傑死族其家姻戚俱戍邊敬嘗建議徙燕帝責以離間骨肉猶憐其才命繫獄使人諷以管仲魏徵事敬曰人臣委質有死無二先皇帝曾無過舉一旦横行篡奪恨不即死見故君地下乃更欲臣我耶斬之夷三族同時殉難者宗人府丞宋徵御史葉希賢衛府紀善周是修修撰王艮艮於城陷前一日與胡廣解縉俱集吳溥舍縉陳說大義廣亦奮激慷慨艮獨流涕不言三人去溥子與弼歎曰胡叔能死是大佳事溥曰不然獨王叔死耳語未畢隔

墻開廣呼家人謂覘豚溥顧與弼曰一豚尚不能舍肯舍生乎須臾長舍哭飲鴆死矣時先後死者副都御史茅大芳僉都御史周璿程本立司中戶部侍郎郭任盧廻禮部侍郎黃魁給事中陳繼之韓永龔泰黃鉞御史謝昇丁志方甘霖董鏞魏冕林英曾鳳韶戶部主事巨敬大理寺丞鄒瑾秦府長史鄒朴右侍郎黃觀當靖難兵起時觀嘗草制諷其散軍歸藩束身謝罪辭極詆斥及奉詔募兵至安慶聞京師陷命舟至羅刹磯朝服東向拜投急湍死妻翁氏攜二女及家屬十人投淮清橋下死修撰王叔英族誅兵部尚書鐵鉉刑部尚書暴昭

禮部尚書陳迪刑部尚書侯泰大理少卿胡閏左拾遺戴德彝蘇州知府姚善徽州知府陳彥回樂平知縣張彥方漳州教授陳思賢松江同知周繼瑜並不屈死御史高翔喪服入見語不遜族之發其先冢親黨悉戍邊高氏產皆加稅曰令世世罵翔也谷王府長史劉璟基次子也嘗令燕與王奕王曰不稍讓我耶對曰不可讓者不敢讓也王默然燕兵起隨谷王歸京師獻十六策不聽命參李景隆軍事軍敗歸青田逮入京猶稱殿下且云殿下百世後逃不得一篡字下獄自經死浙江按察使王良前為刑部侍郎以議減燕府人罪謫外至是

遣使召良。良積薪自焚。妻
赴水死。仍徙其家於邊

秋七月召陳瑛為左副都御史

建文初。瑛為北平按察使。受燕府金錢通密謀。至是召為副都御史。署院事。瑛天性殘忍。受寵任。益務深刻。言廷臣効死建文者。如黃觀。廖昇。王叔英。周是修。王艮。顏伯瑋。輩其心與叛逆等。請追戮之。帝不聽。後瑛閱方孝孺等獄詞。遂簿觀。叔英等家。疏族外親。莫不連染。胡閏之獄。所籍數百家。號冤聲徹天。兩列御史皆掩泣。瑛謂人曰。不以叛逆處此輩。則吾等為無名。於是諸忠臣無遺種矣

八月殺御史大夫景清夷其族

清倜儻尚大節燕師入諸臣死者甚衆清獨委蛇班行人怪之一日早朝衣緋懷刃入先是欽天監奏異星赤色犯帝座甚急帝故疑清及朝搜得所藏刃詰責之曰我忍不死爲此不成天也毒罵不已抉其齒噀血御衣命鐵帚刷其肉肉盡罵已遂磔於市族之籍其鄉轉相攀染謂之瓜蔓抄村里爲墟

以待詔解縉編修黃淮入直文淵閣侍讀胡廣修撰楊榮編脩楊士奇檢討金幼孜

胡儼同入直預機務

縉在建文中官翰林待詔帝即位擢侍讀與淮常立御榻左備顧問或至夜分帝就寢猶賜坐榻前語機密至是命七人同入直預機務內閣預機務自此始

冬十月重修太祖實錄

命李景隆爲監修官前纂修官知府葉惠仲以直書靖難事族誅

明史學要卷一

明史學要卷二

雲間 張景星二銘 同錄

姚培謙平山

同學李宗潮蕉窗參閱

成祖文皇帝諱棣太祖第四子在位二十三年遷都順天

癸未 永樂元年春二月改北平為順天府置北京三月徙寧王權於南昌

初權之來訪入關帝許以事成中分天下及即位寵之京師時大寧殘廢已無可歸乃乞改南土封之南昌已而有告權巫蠱誹謗者密探無驗得已權自是日韜晦構精廬一區讀書鼓琴其間終帝之世得無患

夏四月命戸部尚書夏原吉濬吳淞江

帝初欲大用原吉或沮之曰彼建文用事之臣豈宜置高位帝曰原吉父皇太祖臣也彼忠於太祖故忠於建文豈不忠於朕哉遂擢戸部尚書時嘉興蘇松諸郡頻年水災命原吉治之原吉請疏吳淞南北兩岸安亭等浦引太湖諸水

入劉家白茆二港。使其勢分。以復禹貢三江入海之舊。帝從之。命發民夫開濬。原吉晝夜經理。以身先之。功遂成

遣中官侯顯等使外域

帝聞烏斯藏僧哈立麻善幻化。欲致一見。因通迤西諸番。命顯賫書幣往迓。未幾。又遣馬彬使爪哇蘇門答剌諸國。李興使暹羅。尹慶使滿加剌柯枝諸國。中官四出。及三年夏。帝疑惠帝亡海外。使中官鄭和王景弘等。蹤跡之。多賫金幣。率兵二萬七千餘人。造大舶。由蘇州劉家港入海。歷福建。達占城。以次遍歷西

洋罷兵絕域諸邦震恐來朝者日衆而中國耗費亦不貲

冬十一月封胡奃為安南國王

惠帝時黎季犛弒國王陳日焜立其子顒及弟㫒復弒之而簒其位更名曰胡一元名其子蒼曰胡奃尋自稱太上皇傳位於奃朝廷不知也帝初踐阼奃遣使奉表朝貢詭言安南王陳氏嗣絕臣為衆所推乞賜封爵帝遣使齎敕諭其陪臣耆老詢以陳氏繼嗣有無及推立誠偽奃隨遣使還奏遂詔封奃安南舊臣裴伯耆詣闕告難明年前國王日焜弟天平來奔請兵復讎帝始悔封奃之

誤。遣使詰責。令具篡奪之狀以聞。査復
遣使謝罪。請迎天平歸國。帝信之。三年
冬。遣都督僉事黃中。呂毅。以兵納天平
於安南。至芹站。山徑險惡。伏兵起。劫殺
天平。中等不得已引還。帝大怒。銳
意興師。敕中等隨軍立功自贖

十二月詔考察守令

帝曰。為國牧民。莫切於守令。守令賢。則
一郡一邑之民有所恃。而得其所。如其
不賢。當速去之。蓋吏部選授。出一時倉
卒。未能悉其才行。必考察。乃見賢否。其
令巡按監察御史。及按察司。凡府州縣
官到任半載之上者。察其能否貪廉之

實貝
奏

甲申二年夏四月立子高熾爲皇太子封高煦爲漢王高燧爲趙王

帝初起兵煦常從戰有功帝喜以爲類巳煦亦以此自負謀奪嫡及議建儲邱福等言煦有功宜立獨金忠持不可帝名解縉問之縉言立嫡以長復曰好聖孫指宣宗也又密問黃淮尹昌隆對與縉同帝意遂決

以僧道衍爲太子少師

道衍從帝藩邸定策起兵戰守機事皆決焉論功第一至是拜資善大夫太子少師復姚氏姓賜名廣孝帝與語呼爲少師而不名廣孝終不畜髮娶妻常居僧寺退朝仍緇衣廣孝既貴還吳往見其姊姊拒之曰貴人何用至貧家爲不納廣孝乃易僧服而往姊堅不肯出家人勸之姊不得已出立堂中廣孝即下拜姊曰做和尚不了底是甚好人言畢遂還戶內不復見

秋九月鄭賜劾奏廣東知州陳敏等運糧壞舟勿問

敏運糧遭風壞舟擅以官糧濟軍上賜詰遽問之帝曰運糧所以蓄軍有急安得不與賜曰法不得擅給帝曰事有權宜待報而後給無及矣汲黯所以達大體也其置勿問

冬十月籍長興侯耿炳文家炳文自殺

刑部尚書鄭賜都御史陳瑛劾炳文衣服器皿有龍鳳飾玉帶用紅鞓僭妄不道詔籍其家炳文遂自殺

十一月諭戶刑二部尚書通政司使

戶部尚書郁新等言御馬監索白象食穀帝曰白象何補實用計一日所飼穀當農夫數口之家一日之食朕為君職在養民爾輩不令朕知而為此事如後敢爾必論不宥刑部尚書鄭賜等奏奉天征討官有以罪繫獄者請論功定議帝曰朝廷有功則賞有過則刑刑賞者治天下之大法不以功掩過不以私廢公此輩征討之功既酬以爵賞矣今有犯而不罪是縱惡也縱惡何以治天下其論如律通政使趙㺹奏山西民言介休縣出五色石可為器用帝曰官府求一物即百姓受一害況此石飢不可食寒不可衣其民何用

十二月李景隆有罪削爵

廷臣劾景隆與弟增枝謀逆有狀詔奪爵景隆見帝呼曰陛下非臣開門奉迎何以有今日帝折之曰幸是朕來若他人來汝亦開門耶景隆語塞下獄死

乙酉三年冬十月殺庶吉士章朴

先是禁收藏方孝孺詩文時朴偶註誤與亭班楊善同坐事朴與善言家有孝孺文集善即借觀密以奏聞帝怒逮朴戮於市而復善官

殺駙馬都尉梅殷

殷尚寧國公主。太祖春秋高。諸王强盛。嘗受密詔輔皇太孫。初守淮安。悉力防禦。帝遣使假道。殷不許。帝卽位。殷尚擁兵淮上。帝廹公主齧血爲書招之。殷還京。入見。帝曰。駙馬勞苦。對曰。勞而無功。徒自愧耳。帝黙然。二年。陳瑛奏殷覘詛。畜養亡命。帝命執殷家人送遼東。至是都督譚深。指揮趙曦。擠殷死橋下。以殷自投水聞。公主牽帝衣大哭。帝歸罪深曦。斬之。官殷二子。

丙戌 四年秋七月。以成國公朱能爲征夷將軍。帥師討安南。

九月戶部人材高文雅言時政詔授以官

先是通政使受四方章奏非重務不以聞帝知之詔旨切責至是文雅上書言時政首與建文事次及救荒卹民陳瑛劾其狂妄請罪之帝曰草野之人不知忌諱言苟可採勿以直而廢之命吏部量授文雅官

冬十月朱能卒於軍詔以張輔代之十二月張輔大破安南兵

甌寧王允熙卒

惠帝弟凡三人.吳王允熥.衡王允熞.徐王允熙.帝即位後.廢允熥允熞為庶人改封允熙為甌寧王.至是邸中火.王暴卒

丁亥五年春三月封西僧哈立麻為大寶法王

前年冬.侯顯偕哈立麻至.帝令建齋於靈谷寺.為高帝高后薦福.或言卿雲甘露青鳥白鶴白象青獅之屬.連日畢見帝大喜.侍臣多獻賦頌.乃封哈立麻萬行具足.十方最勝.圓覺妙智慧善普應祐國演教.如來大寶法王.西天大善自

在佛領天下釋教

夏五月張輔俞黎季犛及其子蒼送京師

六月置交阯布政司以行部尚書黃福領布按二司事分十七府四十七州百五十七縣戶一衛置三司以福兼掌布按二司事呂毅掌都司黃中副之

秋七月皇后徐氏崩

后中山王達女疾劇謂帝曰願無驕畜外家后崩帝曰今朕入宮不復聞直矣

戊子 六年秋八月交阯復亂

大軍之討黎氏也陳氏故官簡定先降將遣詣京師復逸去餘寇附之定乃僭號稱大越出沒化州山中大軍還即出攻鹹子關帝命沐晟以兵討之至冬晟與簡定戰於生厥江敗績參贊尚書劉儁被圍自經呂毅及參政劉昱皆死明年復命張輔王友帥師與晟協勦簡定自稱上皇立陳季擴為帝賊勢益張

己丑 七年春二月帝北巡命皇太子監國

諸雜文武除拜遷補調發土請行在餘常務悉啓太子處分太子視朝之暇專意文史因覽眞德秀文章正宗羨其文學識純正楊士奇啓曰德秀所著大學衍義一書尤有益學者爲君不可不知爲臣不可不知太子取閱大喜曰此爲治之條例監戒不可無遂命翻刻以賜諸皇孫及廷臣

冬十一月張輔討交阯破之獲簡定

庚寅 八年春二月帝自將征韃靼夏五月大敗韃靼於斡難河六月遂征阿魯台敗之

冬十一月還京師

十二月詔御史勿復用吏

帝諭蹇義曰御史國之司直必有學識達治體廉正不阿乃可任之刀筆吏知利不知義知刻薄不知大體前之由吏爲御史者爾吏部悉罷之繼今風憲更不得用吏著爲令

辛卯九年春正月復命張輔帥師討交阯

二月都御史陳瑛以罪誅

帝初即位，御下多用重典，瑛承風旨，專以搏擊爲能，帝寵任之。瑛益務深刻，傾陷不可勝計。至是帝始聞其諸不法狀，下獄死，天下快之。

命工部尚書宋禮浚會通河

會通河，故元運河也。元都於燕，漕運江南糧有二道，海道用朱清、張瑄策，由蘇州太倉入海，至直沽，入京，歲運至三百餘萬石。然風濤不測，損失頗多。又因壽張尹韓仲暉言，自東平州安民山開河，北至臨清二百五十里，引汶絕濟，直屬御河，即今衛河。建牌三十有一，以時蓄洩，因名會通河。當時河道初開，岸狹水

淺不能負重載每歲運不過數十萬石不若海運之多也帝建北京河海兼運海運險遠多失亡而河運則由江淮達陽武陸輓百七十里入衛河民苦其勞濟寧州同知潘叔正請復舊會通河帝命禮治之禮以會通之源必資汶水乃用汶上老人白英策築壩東平之戴村遏汶流使無入洸而盡出南旺中分之爲二道以四分南流接徐沛六分北流達臨清南旺地勢高決其水南北皆注所謂水脊也因相地勢置閘三十有八以時蓄洩禮又請疏東平沙河合馬常泊之流以益汶運道以成

夏六月下交阯右參議解縉於獄殺之

縉初謫廣西復改交阯督餉化州入奏事會帝北征謁太子而還高煦言縉伺上出私覲太子徑歸無人臣禮帝震怒時縉方偕檢討王偁道廣東覽山川上疏請鑿贛江通南北奏至逮下獄在獄四年錦衣衛帥紀綱使獄卒醉以酒埋積雪中斃之仍籍其家妻子徙遼左

壬辰十年秋九月以藺芳爲工部侍郎

芳爲都水主事河決陽武遣芳按視芳請築中鹽隄自中灤分導河流使由故

道北入海。又請編竹成大囤，貫樁其中，實以瓦石，復以木橫貫之，牽築堤上，爲殺水固堤之長策。詔從之，後皆遵用其法。

殺浙江按察使周新

時錦衣衛指揮紀綱用事，使千戶緝事浙中，作威受賕。新捕治之。綱誣奏新罪。帝遽命逮新。旗校皆錦衣私人，在道榜掠無完膚。既至，伏陛前抗聲曰：臣奉詔擒姦惡，奈何罪臣。帝怒，命戮之。臨刑大呼曰：生爲直臣，死當作直鬼。竟殺之。新初爲大理評事，善決獄，改御史，敢言不避權貴，人稱爲冷面寒鐵公。及按浙江，

屢雪寃獄。周康使名聞天下。至是以讒死。人咸寃之

癸巳十一年春二月帝如北京。皇太孫從。命皇太子監國

以尚書蹇義。學士黃淮。諭德楊士奇。洗馬楊溥。輔太子監國

置貴州布政司

初思南宣慰使田宗鼎兇暴。與副使黃禧搆怨。朝廷以田氏世守其地。曲宥之。改禧爲辰州知府。而思州宣慰使田琛亦與宗鼎有隙。禧遂與琛結。合兵攻思

淘宗鼎挈家走。琛殺其弟。發其祖墓。宗
鼎訴於朝。屢敕琛禧赴闕自辯。皆拒命
不至。乃命鎮遠侯顧成。帥兵禽之。送京
師。詔分其地為八府四州。設貴州布政
使司。而以長官司七十五分
隸焉。貴州為內地自是始

甲午 十二年春二月詔親征瓦剌

三月張輔追獲陳季擴於老撾

帝發北京皇太孫從

帝謂侍臣曰。朕長孫聰明英銳。宜歷行
陣。俾知兵法。且可悉將士之勞苦。知征

伐之不易又命學士胡廣等即軍中爲太孫講論經史

夏六月大破瓦剌兵

秋八月帝還北京

閏九月下右春坊大學士黃淮等於獄

帝親征還太子遣使迎稍緩帝入高煦譖悉徵東宮官屬下詔獄楊士奇楊溥金問皆坐繫特宥士奇復職

乙未 十三年春三月罷海運

會通河既濬黃河自封邱金龍口下魚臺塌塲與汶水合經徐呂二洪南入淮漕道通遂罷海運命平江伯陳瑄於湖廣江西造舟二千艘以從河運瑄建議造平底淺船時甚便之歲運三百餘萬石

夏五月開淸江浦

初漕粟至淮安陸運以達淸河勞費甚鉅陳瑄請自淮安城西管家湖鑿渠二十里爲淸江浦導湖水入淮置四閘以宣洩又緣河十里築隄引漕舟直達於河漕運稱便

丙申 十四年冬十月帝還京師

丁酉 十五年春二月谷王橞有罪廢爲庶人

初橞開門迎降帝德之賚予甚厚橞日益驕恣謀不軌會蜀王椿子悅熿得罪逃橞所橞因詭衆曰建文君尚在我將爲申大義椿聞之上變告帝名橞入朝示以蜀王章橞伏地請死羣臣請誅之帝曰吾寧生橞乃廢橞及其二子並爲庶人橞後闔戶自焚死

○橞太祖第十八子也

三月帝北巡命皇太子監國

戊戌十六年春正月交阯復亂

交人故好亂中官馬騏以采辦至大索境內珍寶人情騷動桀黠者鼓煽之大軍甫還即並起為寇李彬遣將討定之至是俄樂巡檢黎利及乂安知府潘僚等復乘機作亂利初事陳氏為金吾將軍歸命後授巡檢以是常怏怏與其黨放兵四掠參政侯保馮貴死焉帝以賊久未平命榮昌伯陳智為左參將助彬討之其後羣寇悉破滅惟利竄匿老撾出寇掠如故

夏六月遣禮部侍郎胡濙巡江浙諸郡

濙辭帝諭曰人言東宮所行多失試觀何如濙至南京日隨朝凡東宮行事退即記之至安慶始以所見誠敬孝謹七事奏聞帝大悅自是不復疑

庚子十八年春二月蒲臺妖婦唐賽兒作亂討平之

賽兒縣民林三妻好佛誦經自稱佛母詭言能知前後成敗事又云能剪紙爲人馬相鬬戰聚衆據益都卸石棚寨爲亂攻下莒即墨圍安邱詔安遠侯柳升與都指揮劉忠將京軍往勦升自以大將意輕賊賊乞降信之夜爲所襲忠中

流矢死。北明升始覺賽兒已遁。別賊攻安邱益急。都指揮衛青方屯海上。聞之。帥千騎晝夜馳。抵城下。再戰。大敗之。斬馘六千餘人。鰲山指揮王眞亦殲賊於諸城。賊遂平。而賽兒卒不獲

秋八月置東廠

帝七年。已令中官刺事。及北京初建。尤銳意防奸。令錦衣官校專司緝訪。復慮外官瞻徇。乃立東廠。以內監掌之。由是中官之勢日重。訖於明亡。不可復制

冬十一月皇太子過鄒縣

見民持筐拾草實駐馬問所用對曰歲荒以爲食太子惻然歎曰民隱不上聞若此乎時山東布政使石執中來迎責之曰爲民牧而視民窮如此亦動念否乎執中言凡被災之處皆以奏乞停今年秋糧太子曰民飢且死尚及徵稅耶汝速勘飢民戶數悉發官粟賑之太子至京師奏之帝曰昔范仲淹之子猶能舉麥舟濟其父之故舊況百姓吾赤子乎十九年正月呂震言於太子曰殿下前在南京數遣中使進案牘每有事以殿下過失上聞太子曰過失吾豈能無今至尊既不信之我又與人計較耶

辛丑十九年春正月遷都北京

改京師爲南京以北京爲京師徙都之

秋九月殺主事蕭儀下侍讀李時勉於獄

奉天華蓋謹身三殿災詔求直言侍講鄒緝上疏畧曰陛下肇建北京工鉅費繁調度甚廣農民終歲供役猶且伐桑棗以供薪剝桑皮以爲楮加之官吏横征日甚一日非其土産動科千百小民轉購他所其値倍蓰及至進納多不中程徃復展轉重爲民累又自營建以來工匠假託威勢驅民移徙號令一出屋

宇並擁輿窔粗完又復重徙有三四遷而不能定居者在外則使臣旁午賄賂公行有司或不承應即罹讒毁小民所費幾何而內外誅求若此今山東河南山西陝西水旱相仍民至剝樹皮掘草根爲食而京師聚僧道萬餘人日耗廩米此等民食以養無用也朝廷歲費錢幣市馬外蕃所出數十萬而所取不能一二散馬民間馬死輒令賠補不知人民耗矣多馬奚裨漠北降人皆懷窺覘非眞遠慕王化乃使羣居輦轂盛供帳厚賞賚以優之此豈足明廣大耶夫奉天殿陛下正朝也災首及焉自非省躬責已改革政化疏滌天下窮困之人不

一能上回天怒願陛下還都南京保養聖躬散遣工匠停止征派毋聽小人重勞天下將災沴不作太平可致矣疏上不省時帝方以定都詔天下忽罹火災頗懼而言事者僉云遷都不便帝不懌儀與時勉言尤峻切帝於是發怒殺儀下時勉獄出給事柯暹御史鄭維垣等於外而縉竟得無罪

冬十一月下戶部尚書夏原吉等於獄兵部尚書方賓自殺

阿魯台叛帝將大舉北征詔原吉賓及刑部尚書吳中等議皆以為兵不當出

帝召賓賓力言餉餽費繦常不繼召原吉問邊儲多寡對曰比年師出無功軍儲十喪八九災眚迭作內外俱疲乞遣將徃征勿勞車駕帝怒立命原吉出視開平糧儲而中人對如賓言帝益怒下原吉及中於獄賓懼自經死遂命侍郎張釆等分徃山東山西河南及應天諸府督造糧車發丁夫輓運期以明年二月集宣府

壬寅二十年春三月帝自將征阿魯台命皇太子監國

阿魯台初爲兀剌所敗窮蹙南奔帝納而封之數年生聚蕃富遂桀驁拘留刼使時出沒塞下爲寇至是大入興和殺都指揮王瑛帝於是決策親征

秋七月帝至殺胡原阿魯台遁遂征兀良哈

阿魯台盡棄輜重於闊灤海側遁去帝謂諸將曰阿魯台敢悖逆恃兀良哈爲羽翼也當移師剪之遂簡步騎二萬五道並進至屈裂兒河與虜遇帝麾騎擊敗之斬部長數十人別以兵徇河西斬獲其衆八月班師

九月帝還京師

癸卯二十一年秋七月釋李時勉於獄復其官帝復自將征阿魯台命皇太子監國

邊將言阿魯台將入寇帝曰彼意吾不能復出耳當先駐塞下待之

冬十月帝至上莊堡蒙古也先土干來降

詔班師

大軍至西陽河聞阿魯台爲兀剌所敗部落潰散遂駐師命陳懋爲前鋒至宿

鬼山遇王子也先土干率所部來降帝
大喜封爲忠勇王賜姓名金忠遂班師

十一月帝還京師

甲辰 二十二年春正月復詔北征

金忠數請擊阿魯台願爲前鋒自効帝
初不許會開平守將言阿魯台犯邊羣
臣勸帝如忠
言帝意遂決

夏四月帝發京師命皇太子監國六月至
荅蘭納木兒河詔班師

車駕次答蘭納木兒河彌望惟荒塵埜草虜隻影不見先鋒陳懋金忠引兵抵白邙山下歲無所遇以糧餉不繼乃命班師

秋七月帝有疾至榆木川崩

八月太子高熾即位○釋夏原吉黃淮等於獄復其官

時原吉淮及吳中楊勉楊溥金問皆久繫獄中遺詔至京師太子即釋之咨原吉以時事原吉對以賑饑省賦役罷西洋取寶船及雲南交阯採辦悉從之既

卽位復原
吉等官

九月賜蹇義等繩愆糾繆圖書各一

義楊士奇楊榮金幼孜銀圖書各一曰朕嗣位之初軍國重務須卿等協心贊輔凡政事有闕失或言之而朕未從用此印密疏以聞其毋憚於再三君臣之間盡誠相與庶幾朝無闕政民不失所而朕與卿等不負祖宗付託之重

冬十月命大學士會法司錄囚

諭楊士奇楊榮金幼孜曰比年法司之濫朕所深知所擬大逆不道往往出於

文致自今審決重囚卿三人必往
同讞有寃抑者雖細故必以聞
十一月赦放還建文奸黨族屬
帝謂侍臣曰方孝孺輩皆忠臣也宜從
寬典家屬初發教坊司錦衣尉浣衣局
并習匠及功臣之家爲奴今有存者可
宥爲民給還田土凡前爲言事失當謫
充軍者亦
宥爲民

明史擥要卷三

雲間　姚培謙平山　同録

張景星二銘

同學王詒燕揆齋參閲

仁宗昭皇帝諱高熾成祖長子在位一年

乙巳洪熙元年春三月以權謹為文華殿大學士

謹。初爲光祿丞。事母至孝。帝曰。能孝者必忠。忠孝之人。可任輔導。特擢之。

詔法司愼刑

諸司不得輒因背。及加人宮刑。非謀反勿連坐親屬。諭刑部尚書金純等曰。自宮以求用者。惟圖一身富貴。而絕其祖宗父母。古人求忠臣於孝子。彼於父母尚不顧。豈有誠心事君。朕決意不用此等人。今後有自宮者。必不貸。若加人宮刑者。朕亦惡之。蓋刑宮下死刑一等。爾須嚴切禁止。

夏四月。免山東淮徐今年租稅之半。

帝聞山東及淮徐民乏食有司徵夏稅方急乃御西角門召楊士奇草詔免今年夏秋稅之半士奇曰斯事可令戶工二部與聞帝曰有司慮國用不足必持不決之意救民之困當如救焚拯溺不可遲疑趣具楮筆令士奇就門樓書詔遣使齎行左右咸言地方千餘里其間未必盡無收宜有分別庶不濫恩帝曰恤民寧過厚為天下主寧與民寸寸計較耶

鄭府審理正俞廷輔上言

進輔言進賢之路莫重於科舉近年賓興之士率記誦虛文為出身之階其實

才十無一二三蓋有年未二十者雖稱聰敏然未嘗究心修己治人之道一旦僥倖掛名科目而使之臨政往往率意任情吏皆受其弊自今鄉試乞令有司先行審訪務得博古通今行止端重年過二十五者許令入試庶幾士務實學而國家得賢士之用帝諭禮部臣曰所言甚當其即行之

五月諭蹇義慎選御史

諭曰御史朝廷耳目之官惟老成識治體者可任新進小生遽授斯職未達政治之體而有可為之權遇事風生以喜怒為威福以好惡為是非甚者賢人君

子。正直不阿。往往被其凌辱。小人阿順從諛。則相與膠漆。其於政事得失。略不用心。爾吏部自今須慎選擢以清風紀

侍講李時勉以言事改監察御史尋下獄

時勉以時政違節。條陳二本。上之。帝覽之怒。命武士撲以金爪十六七。脇肋已斷其三。曳出不能言。及用挺棍。而其斷骨忽自接。人謂忠誠所感。臥病一月。愈

帝崩。六月太子瞻基即位。秋八月始置巡撫官

以大理卿胡槩參政葉春巡撫南畿浙江自是遇災荒盜賊輒遣大臣往巡撫事已召還成化以後遂成定員而三司之任漸輕

宣宗章皇帝諱瞻基仁宗子在位十年

丙午宣德元年秋八月漢王高煦反帝親征高煦降班師

車駕將還尚書陳山請乘勝襲執趙王高燧楊士奇楊溥力持不可及還京師帝語士奇曰議者多言趙王事奈何士奇曰趙最親陛下當保全之無惑羣言

帝乃遣駙馬都尉廣平侯袁容等賚書及羣臣所上章至趙趙王大喜已泣曰吾生矣即上表謝且獻護衛言者頓息

九月帝還京師廢高煦為庶人

庶人至京鎖縶大內逍遙城一日帝往觀熟視久之庶人出不意伸一足勾帝仆地帝大怒命壯士舁銅缸覆庶人積炭缸上燃炭逾時火熾銅鎔庶人死

冬十一月釋李時勉於獄復其官

時勉既下獄至是復有言其得罪先帝者帝震怒命校尉縛以來至帝罵曰爾

綱忤先帝.疏何語.具數之.時勉曰臣言諒闇中不宜近妃嬪.皇太子不宜遠左右.帝聞.氣稍平.時勉數至六事止.帝令盡陳之.對曰臣惶懼不能悉記.帝意益解.曰是第難言耳.草安在.對曰焚之矣.帝太息曰忠臣也.立赦之.復其官

丁未二年冬十月罷交阯布政司

初仁宗遣官齎敕招黎利.而利已陷茶龍州.清化府.殺將吏.得敕.終無降意.陳智方政.憚賊不敢進.帝初即位.降敕切責智等不以爲意.時渠魁未平.而小寇蠭起.元年夏.命成山侯王通討之.至應平.遇伏大敗.參贊尚書陳洽陷陣死.通

被創走懼賊甚陰許爲利請封而檄清化以南歸黎氏帝復遣安遠侯柳升督師赴討黔國公沐晟自雲南引兵會之未至賊已攻陷昌江圍交州致書通請和及升至利僞爲國人書請立陳氏後升不啓封遣使奏聞無何升薄倒馬坡遇伏死後軍相繼陷沒通遂大集官吏軍民與利盟誓約退師至是利遣人進前安南陳王三世孫暠爲表至求續封帝心知其詐欲藉此息兵遂命禮部侍郎李琦等齎詔撫諭交阯赦其罪令具陳氏後人之實以聞因敕利以與滅繼絕意并諭通撤軍北還詔未至通等已棄交阯還官吏軍民得還者八萬六千

徐人爲賊所殺及拘留者不可勝計於是下通等於獄論死籍其家

十一月皇子生

帝年三十胡皇后未有子而孫貴妃有寵乃陰取宮人子爲己子帝以長子生大喜寵貴妃有加

十二月以薛瑄爲監察御史

瑄幼穎悟年十二作詩賦監司奇之稍長講周程張朱書歎曰此道學正脉也遂焚其所作詩賦登進士授御史內閣楊士奇等令人邀瑄欲一識面瑄曰某

忝糾劾之任，無相識之理。一日三楊於班行中尋識之，曰：薛公見且不可得，況得而屈乎。稱嘆不已。

戊申 三年春二月立子祁鎮爲皇太子

皇子生八日，廷臣請立爲太子。貴妃佯驚曰：后病痊，自有子，吾子敢先后子耶。帝不允。貴妃子遂立。

三月廢皇后胡氏立貴妃孫氏爲皇后

太子既立，帝遂令后上表辭位，乃退居長安宮，賜號靜慈仙師，而冊貴妃爲后。

諸大臣張輔蹇義楊榮等皆不能爭后無過被廢天下惜之

冬十月以顧佐為右都御史

都御史劉觀以貪被黜楊士奇楊榮薦佐廉公有威帝立擢佐佐視事即奏黜御史不法及老疾者三十二人朝綱肅然佐性嚴毅每旦趨朝百僚皆旋折避之入內直廬獨處小夾室非議政不與諸司羣坐人稱顧獨坐

己酉四年夏五月初設鈔關

戶部尚書郭資言鈔法不行由商居貨不稅請行納鈔例御史羅亨信等相繼

言之於是置漷縣濟寧徐州淮安揚州上新河滸墅九江金沙洲臨清北新諸鈔關量舟大小修廣而差其額謂之船料不稅其貨惟臨清北新則兼收貨稅

庚戌五年春正月少保兼太子少傅戶部尚書夏原吉卒

原吉有雅量嘗言處有事當如無事處大事當如小事若先自張皇則此中無主何能應事原吉與蹇義皆起家太祖時義秉銓政原吉筦度支皆二十七年時稱蹇夏

卒謚忠靖

二月下詔寬卹

帝諭楊士奇欲蠲免災糧寬民間追償畜馬士奇對曰聖念及此真民生之幸也但今當寬卹者尚不止此因請免積欠薪芻罷減官田租額部符採買當撥土宜法司理刑務敦平恕工匠在京者宜分戶丁之半還家帝嘉納之遂下詔

秋八月以周忱爲工部侍郎巡撫南畿

故時蘇州府官田租至二百六十二萬石帝屢詔減之忱與知府況鍾曲算累月減至七十二萬餘石他府亦以次減民困獲甦

以禮部郎中況鍾爲蘇州知府

鍾江西靖安人始爲吏胥事禮部尚書呂震薦其才授儀制司主事進郎中擢爲知府授以璽書假便宜從事鍾之任彰善癉惡吏民震悚革心奉命惟謹蘇人稱之曰況青天

辛亥六年夏六月命黎利權署安南國事

三年夏李琦還自交阯利遣使奉表謝恩詭言陳暠物故陳氏子孫已絕國人推利守其國以俟朝命帝心知陳氏即有後利亦必不言然以封利無名復遣

使齎敕諭利及其國人令遍訪陳氏子孫并畫還官吏軍民及兵器之留其國者利亦再遣使奉表并其頭目耆老奏堅言陳氏無後帝乃遣禮部侍郎章敞齎敕命利權署安南國事利雖受朝命其居國則稱帝紀元順天建交州府爲東都清華府爲西都分十三道置百官設學校以經義詩賦二科取士焉

冬十月令官軍兌運民糧

初陳瑄與黃福董漕事議令江西湖廣浙江及江南北諸郡民轉粟於淮徐臨清而令軍士接運至京至是瑄上言民運糧諸倉往返經年失誤農業若令民

免與附近衛所官軍運載至京量地遠近給耗米及道里費則軍民交便帝命福等議行之吏民運為兌運自此始

壬子七年春二月復下詔寬卹

帝名楊士奇諭曰卹民詔下已久今更有可卹者乎士奇因請撫流民減稅課察貪吏薦廉能京官三品以上及布按二司各舉所知備方面郡守選軍民中有文學勇略者羣臣察舉以聞極刑家子孫皆得仕進帝從之

秋七月揭豳風圖於殿壁

帝閱內庫書畫得元趙孟頫所繪豳風圖賦詩一章命書圖右揭諸便殿之壁嘗夏日午朝退詠豳中鋤禾日當午句謂侍臣曰吾每誦此未嘗不念農人

癸丑 八年秋閏八月置蘇州府濟農倉

故時公侯祿米軍官月俸皆蘇松民輸南京戶部給之石加米六斗周忱請就給蘇松止與船價米一斗餘存米共四十萬石并官錢所糴共得米七十五萬石有奇又每歲民糧起運羨餘存貯在倉者日餘米皆書諸冊而官掌之貧民借貸及綱運風漂盜奪者皆資給於此忱與況鍾定條約以聞帝名其倉為濟

農貧民不能償者，多不追取。恍在任二十年，百姓不知凶荒，兩稅未嘗逋賦。

乙卯十年春正月，帝崩，太子祁鎮即位。

遺詔國家重事，白皇太后行。時太子方九歲，外廷傳言太后取金符入內，欲名立襄王。楊士奇、楊榮率百官入臨，請見太子，即叩頭呼萬歲，浮議乃息。

二月，封弟祁鈺爲郕王。冬十一月，命楊士奇、楊榮、楊溥議臣民章奏。

太皇太后委任三人，三人同心輔政。士奇有學行，通達國體；榮謀而能斷；溥有

雅操淳謹，小心，每議事，士奇引古義，榮出一言決之，諸大臣爭可否，或有違言，溥含己從人，略無纖芥，時論賢之，號三楊

英宗睿皇帝 諱祁鎮，宣宗長子，在位前後共二十二年

丙辰正統元年夏六月始置提調學政官

戶部尚書黃福言，比來生員學藝疎淺，宜令布政按察二司遍歷考試，庶得眞才，於是南北直隷各置御史一員，餘置按察司僉事一員，提調學政

丁巳二年春太后欲誅太監王振不果

振擅權大作威福一日太后御便殿召英國公張輔大學士楊士奇楊榮楊溥尚書胡濙入朝顧謂帝曰此五人先朝所簡貽皇帝凡有行必與之計頃聞宣振至太后顏色頓異欲誅之帝爲跪請諸大臣皆跪太后曰皇帝年幼豈知此輩自古誤人國家多矣我能聽帝洎諸公留振此後不得重令干國事也

己未四年秋七月遣太監監督諸軍討思任發敗績

洪武中思倫發入貢內附授麓川宣慰司使倫發死其子任發襲爵桀喜兵會緬

何作亂遂乘釁據麓川掠旁近地攻陷
騰衝屢詔撫諭不服五月方政沐晟討
之政至上江全軍俱沒晟懼罪暴卒遣
太監吳誠吉祥監督諸軍討之亦敗以
失機論死旋遇郵宥
之此內臣總兵之始也

庚申五年春正月少保戶部尚書黃福卒
福歷事六朝多所建白安南貢使入朝
或指福問曰識此大人否對曰南交草
木亦知公名安得不識其
卒也贈謚不及士論惜之

秋七月少師謹身殿大學士楊榮卒

榮歷事四朝謀而能斷卒謚文敏

以翰林院侍讀學士苗衷馬愉侍講曹鼐入內閣參預機務

王振謂三楊學士曰朝廷事虧三位老先生然三先生亦高齡倦悴矣其後當何如西楊士奇曰老臣當盡瘁報國死而後已東楊榮曰不然吾輩衰殘當薦幾箇後生報聖恩耳振喜翌日即同薦衷等次第擢用他日西楊或尤東楊東楊曰彼厭吾輩矣吾輩縱自立彼豈自已乎一日內出片紙指幾箇名字某入

閣某入閣則吾輩束手而已今數士竟是吾輩人當一心協力也士奇服其言初彚閒士奇爲鄉人譖可大用者士奇嘗薦潛在爲大理少卿薦至京士奇謂尚宜言振誦預曰汝有受爵公朝拜恩私門耶會指揮某死妾有色振姪山欲娶之妾持不可妾因誣告妻嫡殺其夫瑄辨其冤駁還之都御史王文怒譖之於振振嗾言官劾瑄故出入人罪繫獄處以死瑄曰辨冤獲咎死何愧焉手持周易誦讀不廢將決大臣申救得免

辛酉六年春正月以蔣貴王驥討麓川蠻破

之

命貴爲征夷將軍總兵征麓川以太監
吉祥監督軍務驥提督軍務便宜賞罰
時王振專政欲示威遠夷遂大發兵侍
讀劉球上言帝王不窮兵於小敵以傷
生靈惟防患於大寇以安中國今北虜
脫歡也先父子併吞諸部深謀入寇而
思任發依阻山谷窮蹙乞降議者乃釋
豺狼攻犬豕舍門庭之近圖邊徼之遠
非計之得也疏不從至冬擣賊巢破其
象陣斬馘萬計任發攜二子走孟養驥
班兵守之而還進貴爵
定西侯封驥靖遠伯

癸亥 八年夏四月太監王振殺侍講劉球

正統初太后同聽政三楊居輔弼政
治清明一時稱盛自太后崩振權益專
生殺予奪盡在其手球應詔言事曰主
上宜親政務權不可移於下振覽之怒
逮球下獄即令其黨錦衣衛指揮馬順
以計殺球一日五更順攜一小校推獄
門入球知有變大呼曰太祖太宗之靈
在天汝何得擅殺我小校持刀斷球頸
流血被體
屹立不動

甲子 九年春三月少師華蓋殿大學士楊士

奇卒

士奇公正持大體雅善知人好推轂寒士卒謚文貞

丙寅十一年秋七月少保武英殿大學士楊溥卒

溥質直廉靜有雅操自楊榮楊士奇卒在閣者皆後進望輕溥孤立王振遂用事卒諡文定

己巳十四年秋七月寇剽分道入寇

北虜也先入寇參將吳浩戰死西寧侯宋瑛武進伯朱冕與也先戰於陽和俱敗沒監軍太監郭敬伏草中得免諸邊守將皆逃匿

帝親征命郕王祁鈺居守

邊報日數十至王振勸帝親征兵部尚書鄺埜侍郎于謙力言六師不宜輕出王直率百官再三諫俱不聽遂發京師振及英國公張輔尚書侍郎以下官軍私屬五十餘萬人倉卒就道軍中常夜驚出居庸關至宣府風雨大至邊報益急羣臣交章請留振益虓怒大將朱勇膝行聽命尚書王佐竟日跪伏草中惟

欽天監正彭德清斥振曰象緯示儆再前恐危乘輿振曰倘有此亦天命也學士曹鼐曰臣子不足惜主上係宗社安危豈可輕進振終不聽至陽和伏屍滿野衆益危懼

八月師潰土木也先以帝北去

帝至大同王振尚欲北行郭敬密止之始班師振初議從紫荊關由蔚州邀帝幸其家既恐蹂其鄉禾復改道宣府鄺埜請車駕疾驅入關嚴兵爲殿振怒曰腐儒安知兵事次日至土木日未晡去懷來城僅二十里衆欲入保城中振輜

重未至當待之即駐營土木掘井二丈
餘不得水人馬饑渴虜分道自旁近口
入聞御營帝與親軍突圍不得出下馬
據地坐敵擁之去中官喜寧從振等皆
死官軍死傷者數十萬英國公張輔泰
寧侯陳瀛駙馬都尉井源都督梁成王
貴尚書王佐鄺埜侍郎曹鼐學士張益
等五十餘人皆死帝既入敵營敵以校
尉袁彬來侍也先擁帝至宣府傳諭楊
洪羅亨信開門出迎城上人對曰所守
者陛下城池日暮不敢奉詔乃復擁帝
至大同索金幣都督郭登謀奪駕入城
不果遂擁帝北行也先欲弒帝伯顏帖
木兒大怒呼也先曰那顏只欲留萬世

美名大明天子雲端裏坐不知上天何故推下之萬衆死亡之中鏃矢不沾寸兵不染吾知天意之有在也且我等嘗受其賜九龍蟒服猶在安得害之當報中國遣使來迎還之一旦復寶位之上豈不有萬世之美名矣衆虜皆曰者於是也也先以帝送伯顏帖木兒營令護之也先屢欲害帝是夜忽大雷雨震死也先所乘青驄馬帝令袁彬出帳房外窺視但見赤光罩定御帳虜謀乃沮又雪夜令人行刺其人見一大蟒蛇遶護帳外畏怖而去虜人由是益加敬禮焉彬與哈銘隨帝維持調護以至旋軫二人之力居多帝一日夜出帳房仰觀天象

指示二人曰天意有在。我終當歸也○伯顏也先弟那顏華言大人也者胡語然辭

皇太后命郕王監國立皇長子見深爲皇太子

時京師疲卒羸馬不滿十萬人心洶洶羣臣聚哭於朝議戰守侍讀徐珵請南遷于謙曰欲遷者可斬京師天下根本一動則大事去矣請速名勤王兵警以死守學士陳循尚書胡濙力贊之守議遂定太后詔立皇長子爲太子時年二

歲命郕王爲輔代總國政徵兩畿山東河南江北軍入衛分遣大臣撫安軍民

籍王振家夷其族

郕王攝朝諸臣請族誅振振黨馬順叱羣臣退於是給事中王竑廷擊順衆隨之爭捶順死朝班大亂衛卒聲洶洶王懼欲起于謙直前掖王止請王宣諭百官尤其請衆乃定尋執王山至令縛赴都市磔之振族無少長皆斬籍其家得金銀六十餘庫玉盤徑尺者十面珊瑚高六七尺者五十株他珍玩無算時山西巡撫朱鑑山東布政使裴綸並請罷監軍及鎮守中官不報

以于謙爲兵部尚書

謙上言京營兵械將盡宜亟遣官募義勇繕兵甲修戰具分兵九門列營郭外徙附郭居民入城通州倉糧令官軍自詣關支毋棄以資敵文臣如軒輗武臣如石亨楊洪柳溥皆宜倚任至軍旅之事臣請以身當之王深納焉

九月皇太后命郕王即位

廷臣合辭請太后曰車駕北狩皇太子幼冲古云國有長君社稷之福請定大計以安宗社太后允之王驚讓再三羣臣固請會都指揮岳謙使厐剌還口傳

帝旨以王長且賢令繼統以奉祭祀王始受命以明年爲景泰元年

遥尊帝爲太上皇帝冬十月也先入紫荆關

也先弟大同王等入關僉事韓青提督副都御史孫祥戰死時承平日久城外壩上等處倉塲草束豆料堆積于謙聞虜臨關急分遣五城兵馬司縱火焚燒一面奏聞或謂事重何不待詔謙曰事有經權今寇在目前若待命下適以資虜也

也先犯京師于謙統諸將擊却之

也先兵驅至京師次蘆溝以上皇至土城敕閣臣草詔喚也先邀大臣迎駕索金帛萬萬計廷臣欲議和謙力持不可敵窺德勝門謙令石亨設伏誘敵敵以萬騎來薄伏兵起擊之也先弟孛羅平章卯那孩中礮死寇轉戰至彰義門都督高禮毛福壽等擊却之還至土城居民升屋呼號投磚石擊敵讙聲動地也先初輕中國既至相持五日戰不利意稍沮又聞勤王兵且至遂擁上皇由良鄉西去大掠所過州縣出紫荊關帝以亨謙功大進亨武清侯加謙少保命昌平

伯楊洪充總兵
官勦畿內餘寇

明史擥要卷三

通鑑擥要

DS
735
A2Y36
1761
v.17-
18